

生·存

黄明

姐姐正月初九的预产期。

去年的正月初九我还在坐月子。姐姐调侃过我,说我只能在两间房中活动,而她可以到处晃。今年,我想着终于可以在不便活动的她面前标榜自由了,却不曾想,一时间,全国人民都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封锁了脚步。

这大概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春节了。

对于姐姐而言,过春节是其次的,她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生孩子。数天后,她将迎来她的宝宝,脆弱的、暂不能承受风吹雨打的新鲜生命。而“病毒”这个词充满阴森、恐惧、黑暗、邪恶,让她、让我们都不堪忍受。

感觉就是一夜之间,口罩突然脱销。我几个月前因感冒用剩的几个口罩,暂时压住了姐姐的焦虑。我们住在乡下,云龙的一个边角村落,即便如此,网络还是将恐惧倾倒入我们的空气里。平时热情的乡间村民,在本该喜庆的春节里,也极少走动。奶奶在屋外的风雨棚里守着一个大火盆,她烧了一个冬天的柴火,每天清早起来就燃起火,直至就寝。乡邻或特地过来烤火聊天,或路过歇脚停留片刻,反正成天有烟火、有人声。忽然间,奶奶就独独地守着那个大火盆。守着守着,她干脆把火铲到烘篮里,也缩进了屋。

我从未预想过有这么一天,“百毒不侵”会取代“恭喜发财”,成为拜年的吉祥话。命终究比钱重要。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回应孩子的笑,而是变成了刷手机,看确诊病例从几十爬过百、越过千、冲破万。九成以上的推送和讯息都是关于疫情,铺天盖地的描述、渲染、挖掘、揭露。信息的狂欢,像还未到来的春天里的野草,茂盛、弥漫、吞噬,阅读量10万+的链接比比皆是。

随着确诊病例增加的,还有疑似病例和潜在感染者。未知和不确定,让恐惧也变得扑朔迷离,充满戒备。各地不断调整的包括交通管制和商业运营在内的管控措施,让所有人心中的阴霾越积越厚。太多的不可预知,太多的不幸与别离,让所有人的新年愿望几乎

都变成了:别感染、活下去!

姐夫困在福建暂时回不来了。他年前回了福建老家,原本计划一过完年就回来陪产,不料疫情蔓延,身不由己。姐姐平日住在长沙,预订生产的医院也在长沙,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让她盛满了焦虑与无助。大年初三,先生就将姐姐送回了长沙待产,母亲陪同。

菜是乡下带足了去的;口罩数着用,不敢浪费一个;医生说如果没有发作迹象最好不去医院,医院说不定更危险;新闻报道的感染人群从中老年到年轻人到孕产妇到青少年及至几个月大的婴幼儿。即便宅守在家,大家的每一天仍然过得担惊受怕,对任何人本能地保持距离。让人振奋的是,越来越多人“逆行”而至的“抗疫”队伍,用他们的生命护卫我们的生命,力量越来越凝聚。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

健康活着,何其有幸!

正月初八,姐姐还是没有明显反应。远在福建的姐夫和身在株洲的我和先生都悬着一颗心,一晚上都在讨论如何是好。运营车是不敢坐的,充满未知的风险。然而又听说株洲和长沙都有交通管控,不一定去得了。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在初九启程,去长沙当后援力量。所幸,顺畅。

初九,姐姐在先生的护送下,顺利住进医院待产。堂姐当陪护,母亲当大厨,先生当司机,“护产后援团”算是基本成型。火神山医院也在这一天交付使用,这是“抗疫”前方传来的好消息。

初十,姐姐分娩,母子平安。于我们小家而言,迎接生的喜悦暂时足够冲破病毒布下的阴影,虽然现实的艰难并未终止。

一些生命已在天空中闪闪烁烁,一些生命还在医院中隐隐绰绰。无数医务人员正在奋力将他们重新点亮。在未来一些日子,或许依然有丛生的荆棘,但我们心存希望,相信携手并肩必能踏过。我们相约明媚春天,共赏春光满园。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文明办主任

亲爱的爸爸妈妈:

已经很多天没有和你们在一起了,想你们了……

我知道,在大家都盼着过一个幸福美满的节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华夏大地,大家都非常害怕,纷纷躲入家里不敢出门。原本应该热闹非凡的大街,也变得冷冷清清,所有的商店、电影院、游乐场都关门了。偶尔看见一两个人也是戴着口罩低着头,双手环抱一路小跑着往前赶。

这是怎么了呀?那天我跟爸爸视频电话,问了爸爸才知道原因。爸爸告诉我:外面有一个叫新冠肺炎的家伙在肆虐,稍不注意就会传染上,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病毒有点难治,所以吓人。在武汉这个病毒是最严重的,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病毒倒下了,躺在医院等待救治。医生叔叔阿姨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日夜不休地全力救治这些病人,他们呼吁我们大家不要出门,不要出门,要戴口罩,要勤洗手。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是人民警察,所以必须出门,去保护大家的安全。这段时间,我和妹妹一直在外婆家,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爸爸了,真的想你!妈妈每天也是匆匆忙忙,也不跟我们抱抱亲热了!每天就是站在外婆家门口,戴着口罩看我们一眼,家门都不敢进。妹妹闹着想要抱抱,妈妈叹口气说:“宝贝,现在妈妈不能抱抱你,等过段时间,妈妈天天抱你,好吗?你和姐姐要乖乖地在家,在家也是替国家作贡献,因为可以避免感染病毒,这样医生就会轻松一些,这些白衣天使真的很累很累了。你们乖乖不出门,也可以省下口罩给那些抗疫一线的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和其他警察叔叔阿姨们,还有医务人员,以及其他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去消灭、打败这些病毒。只有打败了这些病毒,宝贝们才可以出门上学,和小伙伴们玩游戏!”妹妹好像也懂了,含着眼泪:“嗯!”

爸爸妈妈,虽然我和妹妹很想很想你们,但是我们会支持你们,我们会自己学习、锻炼,会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们也要保护好自己,要好吃好饭,好好睡觉噢!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向你们敬礼,向其他同样在抗疫一线的叔叔阿姨们敬礼!

爱你们的宝贝!

吴若溪

2020年2月



胡同、围墙、小区

侯清麟

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写道:“北京城像一块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又说北京“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

我曾去过北京几个胡同,但没有认真观察胡同的长短、宽窄是不是统一的,也不晓得老城街道是以什么方式组建起来的,想当然地认为是一条街带着若干胡同组合而成吧。在2020年罕见的“疫情”防控中,可能是把每个胡同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组合单位,将胡同两边的房舍作围墙,两头设置栏杆,即可封闭起来,对控制“疫情”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应当是当时建北京城的永乐大帝所没想到的。

由此我联想到现代,我国有建制的单位多是圈一块土地建设而成,且在建筑物之间或外围以围墙包起来。以现代高等学府——大学为例,无论占地多少,多有围墙,大门一关,里外两重天,碰到大的动静,颇好封闭管理。尤其遇到“新冠肺炎”这种事,与胡同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围墙隔离方式,

比胡同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合理。

这些天心里常常想,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不仅建制单位没有围墙,甚至国与国之间都没有类似围墙相隔,特别是当中国“疫情”趋入积极向好态势以后,中国以外的许多其他国家却甚嚣尘上,不得不让敌人“杞人忧天”起来。我曾先后参观过德国的波恩、亚琛和美国的哈佛、麻省、霍普金斯、杜克、耶鲁、芝加哥、斯坦福、弗吉尼亚与英国的牛津、曼彻斯特及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大学,当时非常羡慕他们,大学是开放的,基本都没有围墙,地广人稀,草深林茂,绿缀鲜花,大楼造型迥异如颗颗珍珠点缀在既如亚原始森林又不是花园的花园繁花似锦里。另外这些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富裕家庭基本住别墅,东一栋西一幢,不但没有围墙,而且户与户之间相隔颇大,当遇到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们的大厦、他们的居民的管理,可是天下难题。

从胡同到建制单位的封闭管理,碰到这么大的瘟疫,我从心底为国人的伟大创

造节击惊叹。如今城里的小区基本上是拥有者与管理者分开:有的是一个单位职工为主,有的来自四面八方,户与户之间几乎是声闻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对门隔壁见面点头之交多数属于“白发如新”之类,甚至不知对方的姓名、籍贯和工作单位,有时真觉得这种居民关系不仅封闭人与人的交往,而且大大地封闭着人们的思想。

然从这次“疫情”防控和平时小区以物业管理牵头管理的形式看,以笔者所处的株洲天元区某小区为例,顿时觉出有不少好来。首先,“疫情”发生,无需居民操心,门卫关张,从严管控,墙里墙外隔绝,外人不能进,出去买菜的都限制频率,小区散步不戴口罩有人管;其次,小区住房外集中消毒常规化,楼栋公共场所、电梯内外按时清洁喷射药剂,电梯里放上手纸或将牙签插在泡沫板上方便人们摁电梯按钮时不直接接触,减少病毒传播,且贴了不少正确防范的宣传品;其三,如有异常情况,小区物业管理者以非常规措施进行有步骤的工作,组织送患者去集中隔离收

治,且对有接触的楼栋隔离,让每个小区如铁桶一般,“病毒”插翅难进!充分展示了城市小区管理的魅力。其四,由此类推,小区的管理平时也有许多值得说一说的优点来。比如绿化花草树木的格局创新、杀虫、防寒、修剪造型,还真让人赏心悦目;体育设施的维护保养,小区里的路面洁净畅行,没有任何乱挖乱弃乱放,垃圾天天清理运走;遇有上级指示能及时通知住户,让平时散居的人们通过小区与党和政府保持一盘棋;遇到节日传统中秋佳节“晚会”春节有“社区春晚”;平时还组织居民健康竞技和娱乐活动。凡此种种,真还不止一个好字所能概括。

有道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胡同也好,小区也罢,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城市的产物,特别是小区,它通过围墙隔离,虽有过分封闭束缚之嫌,但想想,只要是管理者用心,住户支持,政府引导,更兼信息网络的铺天盖地,无形中的开放远比有形开放多得多,特别是与国外在这场“疫情”大考比试中,孰利孰弊,岂不一目了然乎?

“打扰”

黄旭阳

已经过去的这个春节,由于新冠肺炎,让我提前体验了一把退休生活。每天无所事事,有充足的时间库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感觉与社会脱了钩;单调的生活一再重复;害怕得病。退休生活大约就是长这样吧。

我一向好静,宅在家里,吃了睡睡了长,偶尔翻书码字,安闲自在。蛮好。但是,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这种生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扰”。

初七那天,所在支部的工作群里发了个通知,要求每天在群里报告个人生活情况,是不是外出,到了哪里,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本人是否有感冒发热症状等等。信息由罗老师收集汇总,报告给机关党委,机关党委有同志进一步汇总报市里。刚开始的时候,同事们报告信息比较详尽,“没有接触三类人员,一直在株洲,今天没有出门,本人身体状况良好”什么的,后来一步步简化,最终简化成“屋里蹲,继续宅”。

初八那天下午,正在家里睡漫长的午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穿好衣服走到门边,问:“哪个?”没有回音。非常时期,尽量不与陌生人说话。我不敢贸然开门,先从猫眼里观察观察。走廊上却并没有人。正在诧异,听到楼上响起了敲门声。那天晚上10点的样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非常抱歉打扰您,我是社区网格员,今天下午登门拜访未遇,我想登记一下您的家庭信息。”然后询问了近期是否出过门,到过哪里,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家庭成员是否有发热症状,诸如此类。

初九那天早上,老婆去上班。她说:“我上前线去了啊。”后来就在家庭群中发了一张照片,自称“最美逆行者”。她做的工作,就是握着一个体温测量仪,凡是到办事大厅来办事的,她都凑上去,用体温测量仪去照一照。当然,一天也照不了几个人。绝大多数人不会在这段时外出办事。都在屋里蹲。老婆表示,像她这样的人很多,机关工作人员都分配了任务,守在各个小区、日常人群聚集区,督促防护,夜以继日。

初十那天上午,虎哥发了一篇日记给我看。他是渌口区五中校友总会的会长,过年期间,他带了几个人到长沙,采购口罩,赠送给母校。因为接触的人多,他自觉待在家里,再不出门。他说根据ABC理论,怕自己是潜在的那个B。虎哥是“中国好人”荣誉获得者,他对一切困难都抱有战胜的信心。他说网上流传一些负面信息,这些信息也是病毒,人传人,比新冠肺炎更加贻害无穷。

有一天下午,“赵老板”打电话给我,致以春节问候。“赵老板”是一名警察,分局的领导。我以为他还在攸县过年。他说,哪里,我们初五就接到命令,回到工作岗位,现在每个人都分了联系点,每天去督促防控工作。

安闲自在的“退休”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所“打扰”。当然,也是由这些人所构筑。

春到湘江边

易裕厚

豆大的雨点打落着屋外的雨棚,“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个下午,潮湿的空气夹杂着阴冷,让宅在家中的我更加感觉压抑。

第二天,天空放亮了,仍有点灰蒙。一缕阳光从云缝里钻出,直射下来,窗前的樟树和远处的高楼上都有它的影子。午后,阳光越来越强烈,地面慢慢地干了,气温一下子上升了许多。我再也抵挡不住内心的冲动,戴上口罩,迈出了家门。

漫无目的地走着。迎面轻轻拂来,像一双孩子的小手抚摸着脸庞的风儿,让人感到新鲜、舒适。还有那可爱而温暖的阳光洒落在身上,让棉衣包裹了一个多月的臃肿的身体褪去了往日的无力,开始伸展着筋骨,满身都痒痒的。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惊醒,抬头一看,已到了湘江边。宽阔的堤岸、河滩上已不再枯黄,眼前浮现出一片片绿意,鲜嫩的小草翠绿欲滴,正你追我赶往上冒。用手一扒,还能看到一些枯叶下边有许多已经露出羞涩的芽。

河滩边一排排高瘦的柳树迎风挺立着,枝条在摇曳,顺手一抓,发现绿色的新叶早已占满了枝条。不远处有一株高大的苦楝树,树枝敞开得像女散花,上面光溜溜的,没有一片树叶,枝头挂满着已经干瘪的籽儿,是要掉落的模样。岸上是低矮的桃树林,枝丫光秃,靠近一看,只见枝条缀满了红色的嫩芽,打着苞儿,正积蓄着劲儿想往外绽开。

干渴了一冬的江面,不再那么安详平和,水从四面八方集聚而来,江水一下子涨满了。江面宽阔了,也热闹了起来,浩浩荡荡的,唱着欢快的歌。一艘满载的货船,拼着劲儿逆流而上;一艘小渔船在江边边悠,船上的人儿不时撒下一网,扯上来,再撒,再扯上来……总是重复着这些动作。江边的排水口处,穿着防风衣的两个男子,蒙着头,或站或坐,一支钓竿伸向了江中。

风光带的小路边,一朵朵明黄的迎春花正盛开,在风中晃动着,有的还附着藤蔓爬向了路边的石墙。一树树的海棠也不示弱,红红的花儿俏满了枝头。还有那小池边的早樱,挂满了白白的小花,一簇簇的,甚是招人喜爱,惹得戴着口罩的路人驻足,掏出手机,拍一拍这似锦的繁花。

伫立在花树旁,对望着岸上的高楼,我在想,那些楼上窗户玻璃的背后,肯定还有许多双眼睛在贪婪地欣赏着河滩上的这些花儿,关注着这些美妙的春色。

行走湘江边,我已经触摸到了春的气息。其实,冬天只是生命的一次停顿,和生长一样,停顿也是生命的必需,能让下一轮生长更猛烈,让生命更持久。

雨水过后是惊蛰。随着一声声春雷,大地压藏了一冬的郁闷之气一吐而尽,山川河流、树木花草、蛰伏的万物都在猛然苏醒。南方的春天已经来临,很快地,从南到北,盎然春色就会铺满神州大地。我相信,众志成城之下,疫情的阴霾即将随着如春雷般滚滚而来的春天烟消云散。